

元代史書一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西夏事略

王 稱 撰

西夏事略

宋王 稱撰

李彝興，夏州人也。本姓拓拔，唐末有思恭者，鎮夏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世有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其弟思諫爲節度使，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彝昌爲其將高宗益所殺，而仁福立，不知於思諫爲親疏也。仁福封朔方王卒，子彝超立。彝超卒，弟彝興立。彝興當五代之際，爲中書令，封西平王。周世宗時，加太保，恭帝加太傅，宋興加太尉。太原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將禦之，承鈞去。彝興貢戰馬，太祖命玉工琢帶賜之，問其使腰圍大小，使言彝興腰圍洪大，如合抱之木。太祖曰：汝帥兵福人也。卒，追封夏王子克欽立，卽以爲定難軍節度使。卒，贈侍中。子繼筠立。太宗征太原，繼筠遣將渡河，掠寇境，以張軍勢。逾年而卒，弟繼捧立。繼捧初爲牙內指揮使，嗣繼筠爲留後。太平興國七年來朝，以夏銀綏宥靜五州之地歸之。太宗嘉之，繼捧願留京師。太宗遣使詣夏州，護繼捧親屬赴闕，以繼捧爲彰德軍節度使，徙鎮崇信。又徙感德，初繼捧之來朝也，其弟繼遷留居銀州。時年十七，乃率衆爲寇，奔入蕃族地，斥澤以叛。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夜發，掩襲地斤，繼遷遁去，獲其母妻。繼遷因詐降誘殺光實。時朝廷屢發兵討繼遷，繼遷益侵擾邊境。太宗用宰相趙普之策，欲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召赴京師，賜姓趙氏，名保忠，以爲定難軍節度使，賜予甚厚。保忠至鎮，卽言繼遷悔過歸款。太宗以繼遷爲銀州刺史，然繼遷實無降

心復爲寇。保忠來乞師。太宗遣翟守素討之。繼遷皇懼。率表歸順。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又以其弟繼忠爲綏州團練使。賜姓名曰趙保甯。是歲保忠遣使來獻海東青。太宗曰。朕不事敗遊也。還之。保忠爲保吉所誘。陰與之合。來寇靈州。太宗命李繼隆討之。保忠上言已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太宗怒。督繼隆進軍。及王師屢境。保忠反爲保吉所圖。欲併其衆。縛牙校趙光祚。襲其將。保忠方疑。聞難作。單衣被髮。騎駿馬遁。僅以身免。資財器用悉爲保吉所奪。保忠夜還城中。爲大校趙光嗣幽於州所。明旦開門迎王師。繼隆擒保忠以獻。太宗赦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後數年而卒。太宗下詔。懸夏州居民竝免於綏銀等州。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爲李繼遷。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貢。且謝過。又上表待罪。因言。遂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太宗遣內侍齎詔諭之。賜以器幣。繼遷遣親校張浦以良馬來。賁來質。太宗遣使齎詔諭旨。欲授以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太宗以張浦繼遷謀主也。留之京師。以爲鄜州團練使。初。朝廷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使鄭文寶固請築清遠。清遠在旱海中。不毛之士。素無井泉。陝右之民。甚苦其役。文寶建議。禁烏白池青鹽。以困繼遷。而戎人益以叛。俄弛其禁。繼遷寇清遠軍。命白守榮。馬紹忠。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繼遷遂窺靈州。太宗怒。復命李繼隆出環州。凡五路出兵。抵平夏。繼隆出師。行數日不見賊。引軍還。而諸將與賊烏白池大小數十戰。繼遷遁去。太宗崩。繼遷乃遣使修貢。求領藩任。真宗許之。復賜以姓名。拜定難軍節度使。敕諸將勿加兵。以其子德明爲行軍司馬。未幾復寇邊。屢爲六谷都首領潘羅支所擊。又寇清遠軍。七日而陷。又陷靈州。繼遷率衆入。

西涼府潘羅支僞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景德元年羅支遣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中流矢至靈州三十里而死德明遣使來貢明年上表歸款且言保吉臨終祝之曰爾當傾心內屬如未許則連表祈請真宗嘉之以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終其身三十餘年不敢窺邊德明累遷至太傅封夏王其子元昊性兇鷙多猜忌曉浮圖學通漢文字既長數勸德明反德明曰國中三十年不被皮毛而衣錦綺之衣汝無負天子也吾嘗從事於兵勞苦萬狀第自困爾德明嘗攻陷甘州拔西涼府德明死元昊襲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元昊避其父名乃以明道爲顯道稱於國中景祐元年寇環慶路殺掠居民下詔約束之是歲僞改年爲開運更曰廣運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殺其母而山喜之族皆沈於河遣使來告哀元昊攻唃廝囉陷瓜沙肅三州盡得河西之地將謀叛恐唃廝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又改元曰大慶寶元元年元昊反以十月十一日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元曰天授禮法延祚明年遣使來告卽位詔削奪元昊在身官爵除屬籍有能執元昊來獻者授定難軍節度使元昊又遣人齎嬖書納旌節康定元年寇金明砦執李士彬攻安遠砦遂攻延州劉平石元孫來援戰于三川口陷賊中未幾寇鎮戎軍慶歷元年寇渭州任福戰敗于好水川轉寇河東陷豐州二年遣前所執塞門砦主高延德求通和范仲淹爲書以禍福諭之曰國家景德初河西休兵之後中外上言靈夏數州本爲內地請移河朔之兵益關中之力以圖收復真宗皇帝以文武之德柔遠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同金石故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爲同姓全付大夏真宗皇帝於是時也有天地之

造焉。今大王青春襲爵，不知真宗皇帝有天地之造，違先君之誓書，不避本朝，竝建大位，累遣使人告于朝廷。中外之人莫不驚憤，咸欲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豈以一朝之失而驟絕之？皆不戮而還。假有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于大王哉？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面諭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仲淹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不愛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一而陳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當從本國風俗，何得與天子侔？名豈正而言豈順哉？徒使瘡痍百姓，傷天地之仁。仲淹每念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方欲與大王議而決之。重人命也。今大王遣人遠來，惠然留意，何樂如之？但議論未順，文字未正，不敢聞於朝廷。大王果能以愛民爲意，言當時之事，由於衆請，莫過於此。謝於朝廷，朝廷必當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賢哉？如衆多之情，終不獲辭。則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尙有可稽。又於本國言語爲便，亦不失其貴矣。貢奉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困天下之民，使邊蕃之人復見大康，又大王之國財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也。大王幸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其若不聽，他日雖有請於朝廷，必有噬臍之悔。仲淹今日之言，不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唯大王擇焉。元昊使其親信野利旺榮復書而嫚辭如故。龐籍言諸路皆傳元昊

爲西蕃所敗。又野利族內叛。黃鼠食稼。天大旱。其國內旣多憂虞。必爲納款之計。遂令保安軍檄野利旺榮。且言旺榮方總靈夏之兵。儼陰圖內附。卽當以西平茅土分策之。种世衡亦遣王嵩以棗及盡龜遺之。諭以早歸之意。旺榮遣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符疑其詐。留之。後數月果大舉。而葛懷敏死于定川。籍召文貴。貴以大義而釋遣之。文貴去。逾月復來。旺榮與弟旺令。嵬名壞臥。譽諱三人列名爲書。欲議罷兵。然未肯削去僭號。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安可逆天。東籍以其言未可屈服。乃報之。此非邊臣所議。宜遣人自請朝廷。明年遣其臣賀從勛與文貴俱來。稱男邦兒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撻得。籍以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今名體未正。未可許。遣邵良佐等更往議之。四年。撻得遣使來稱臣。稟正朔。遂册爲夏國王。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聽自置官屬。使至京師。許就驛貿易。燕坐朵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賓客禮。置樵場於保安軍及高平砦。博易用牛羊馬駝氈褐。禁青鹽。生屬戶蕃部更不得相侵犯。歲賜絹銀茶絲共二十五萬五千。如欲於界上承所賜。亦聽。自後復修貢職爲常。初元昊之叛也。朝廷命夏竦。范雍經度邊事。後以范仲淹。韓琦經略而元昊臣。其年契丹夾山部落保家族八百戶投之。契丹宗眞使人追索。曩霄留不遣。宗眞遂親將至境上。各据一山。嚴兵相待。曩霄奉卮酒爲壽。大合樂。仍折箭爲誓。及能契丹劫曩霄。曩霄覺以兵拒之。大敗契丹。宗眞領數騎東走。縱其去。曩霄用兵多詭計。其左右任事之臣。有疑輒誅殺之。盡更先世所爲。居室衣冠文字。而國中數有叛者。曩霄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河。曩霄凡七妻。一曰母米氏。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四曰畔迷氏。五曰野利氏。野

利遇乞妹也。生三子。次曰賽甯哥。貌類曩霄。以爲太子。曩霄復納沒哆氏女。野利之族有怨語。曩霄遂殺野利遇乞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言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憐之。下令國中爲訪其族人。得遇乞妻沒藏氏。與之私通。野利氏覺之。乃出遇乞妻爲尼。號沒藏大師。生諒祚。六曰耶律氏。七曰沒哆氏。初欲納爲賽甯哥妻。曩霄見其嫩而自取之。號新皇后。賽甯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剗其鼻而去。匿黃廬爲訛廂所殺。訛廂沒藏氏之兄也。曩霄遂囚剗創死。年四十六。方沒藏氏出爲尼也。既娠而曩霄死。遺言立其從弟委哥。令訛廂以夏有國以來。父死子繼。委哥賽令非子。而沒藏尼有娠。幸而有子。足以爲嗣。後二月而生諒祚。遂立之。以沒藏氏爲太后。於是政在沒藏矣。

西夏紀事本末

西夏紀事本末卅六卷烏程張春治先生之所纂也昔洪氏亮浩
有西夏國志世罕傳本今先生是書亦閤而不章其何以光盛業
昭來許蒙得見遺文滋惜愛焉歲在旃蒙作噩乃屬胡氏俾有傳
本客有諗于予曰西夏一隅僻陋在戎無與與衰治亂之故繇歷
五代逮宋遼金數服數叛不衷于一撰述之旨又何取焉嗟乎是
說也是丹非素洞表遺裏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夫唐季不
綱移于藩鎮鳴張魚爛所在而有大者兼數圻連列郡小亦一成
一旅爲國蝨賊楚子觀兵因而問鼎晉侯勒王終以請隨其甚者
夜郎自大帝號竊娛趙佗越長張黃屋以居尊劉淵晉俘下青衣
而肆虐西夏自殄逆巢用光王室李從嘏之守岐隴蓋土本寬高
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盛而奉正朔斥僞命終唐之世未嘗卷甲
西來稱戈東向其當紀者一也十國鼎峙非中夏有瓜剖豆分改

元者七永叔列之世家任臣編之別史雖閩之殘賊南漢之荒淫亦幾幾塵彼竹素垢我宸筆而一繼體之長一通使之介有舉必書無徵不信求之柱下載同闕文之史采之輶次刪異逸詩之篇西夏擁地方二萬里繇祚垂四百祀比之知祥在蜀而得國自正其美在越而傳世彌遠而記載闕如來者何徵其當紀者二也平夏戢戢天之西極河出蒲類山鎮慈嶺方夏之盛奄有二十二州興靈二渠實沃饒之神皋伊涼一曲亦形勝之天府自淪荒朝邈若異域凡三受降城五都護府弦望孤離矩步倂錯其建置之沿革開拓之廣陋中土人士罕能識之譬之休文之志州郡北治皆僞道元之注水經南流或紊今疆戎索于瓜州宏漢京于天水氏落羌落別其部居之殊河南河西稽其幅隕之大上以正樂史太平之記下以補王存元豐之志其當紀者三也李唐旣喪趙宋甫

興頌印百年之閒四維不張三綱攸斃制度榛莽禮樂灰燼故一行之傳六臣之書一則繫名節于一髮一則藉廉恥爲芻狗馮道舊德敘言張其長樂陶穀名士禪詔出于宿成雖習尙之媿薄亦學校之墮弛西夏介在西陲儒術是尙帝我孔子爲世權輿養賢務孝漢武博士之員陳經立紀文翁石室之教且法文物于西京潤辭命于東里鼓吹厲世得六義風刺之遺辨算稽疑衍五卜貞悔之武禮失而求諸野西夏有焉其當紀者四也元昊結髮用兵凡二十年無能折其强者雖以韓范之壯猶狄种之武略亦未拔其一舍收其一乘至是厥後兵制益詳兩鈔在外合一人爲雜役六班在內分三番爲宿衛撥喜立于左廂撞令居于前幕篝火測候決兵交之善敗擊弦審聲識敵至之疏密故耶律焱舉完顏電發皆與連橫莫爲控制若其有釁且以乘之彼王都之貪上谷結

搆契丹李賓之恡朔方依憑党項以斯方之曾不足喻其當紀者
五也凡此五者洵南董之別子班范之支流復何疑于客所云云
乎先生是書網羅舊聞薈粹羣說端委詳明同袁機仲之作義例
精密過章茂深之編文質一貫不蹈于空疏褒貶得中不鄰于僭
妄此則知幾通識末由吹索毛癢季緒軼才不復倚撫利病者矣
幕士蔣君孱守寫本合肥譚尹力任校讐於是舊學之劬書乙庫
之隊簡足以亟輝藝林厠聲筆削僕肄業及之撮其大凡綴諸末
簡以釋客難並眎後賢有司掌錄願埒五代纂誤之餘竝世編摩
竊比三史拾遺之末云爾

賜進士及第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 南書房翰林安徽督學
使高嘉定徐卨敘

西夏紀事本末目

卷首上

年表

卷首下

西夏堡寨

附圖

歷代疆理節略

職方表

卷一

得姓始末

卷二

夏臺復入

卷三

統萬墮城

目